

咏雪

□ 邵光智

铺天盖地的纯洁
至善至美的花朵
雪
你的飞临
让一切沉静下来
城镇村郭和山野
静静地欣赏
你的绽放与欢乐

咏雪的文字
从唐诗宋词
一路走来
越积越厚
期盼和美好
越积越厚
这是新鲜的白雪
我们要用
新鲜的诗句承接

田野五谷
村庄街巷
城镇楼群
一律用崭新的姿态
迎接雪
电子商务与互联网信息
在雪花中往来穿梭
雪
你触摸的
是一个新颖的世界
美好的词令
像大雪一样丰盈
我们一起述说

周末整理老照片，偶然翻出了与恩师周永祥教授的合影，过去的景象又浮现在眼前。恩师2004年驾鹤西去，算来已有十多年了，山师2号楼前的林荫道是我们习武和挥洒汗水的地方，现在已是物是人非，再也看不到恩师一招一式的指点和那些拳来脚往、舞枪弄棒的身影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电影《少林寺》公映以后，全国兴起了一股习武热，无论是公园的空地还是农家的院子，到处都能听到习武之人的呐喊声，我也是那个时候开始痴迷武术，总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像李连杰一样一身武功。开始是学着电影里的动作在老家的院子里乱练：打桩、打沙袋、蹲马步……晚上练到明月西斜，早晨闻鸡起舞，练武声常常惊醒了父母。上了初中，班里有一位出身习武之家的褚姓同学，自习课，我就偷偷地跟着他在学校西侧的麦场练习基本步法、鲤鱼打挺、乌龙摆尾等基本功和少林拳、八极拳等传统套路。到了高中以后，就买来拳谱比划着练习降龙十八掌、擒拿术、武当剑、鹤翔桩……但一直没有专业老师指点，练得很不系统，长期没有长进，还曾一度担心“走火入魔”。

考入山师以后，发现山师的

习武风气浓厚，校园的小树林里到处可以看到练武的人，当时很多人都跟着山大的一个老师练梅花桩，不过我并不喜欢这种单调的桩功，但学校浓厚的习武氛围重新点燃了自己心中的习武梦想。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发现，每天清晨天还未亮，在学校的2号教学楼前就有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带着一伙学生习武，一招一式很见功力，后来一打听，原来这位老人就是全国武术名家、鸳鸯门的创始人、山东武术的奠基人、国家首批武术教授号称拳篓子的一代宗师周永祥教授，这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名师啊！远远羡慕地观看了几天，终于鼓起勇气，走到老人跟前，怯生生地说也想跟他习武，他微笑着简单问了几句情况，就一口答应了：明天一早来吧！

彼时恩师已八十多岁高龄，腿脚也不便，但每天早晨拄着拐棍早早地来到练武场地，学生们为他搬来凳子坐在一边静静地看着弟子们习武，看到练得不对的地方，就高声的指点：步子收一收、重心沉一沉、脚尖绷直……有时也走上前来自纠正示范动作。跟着恩师习武，都练就了很好的灵性，只要他一点，就知道动作怎么做、怎么改，做不好就要劳他上来亲自纠正，我们就会

□ 王浩

很内疚。两年的时间，风雪无阻，小雨不辍，先后练习了几十个套路，八极拳、梅花螳螂拳、扑蝉、潭腿、太乙腿法、形意拳、太极拳、太乙刀、双手剑、鞭杆……后来又又在课余时间师从鸳鸯门第二代掌门姜周存教授练习南拳、八卦掌、陈氏太极拳、太极推手……恩师教授的所有套路都是传统武术的经典套路，实战型很强，没有一套学花拳绣腿。恩师经常说，现在多学点，回去找个没人的地方好好练。恩师教授我们也总是从易到难，循序渐进，既注重套路练习也注重实战对练，跟从恩师习武的两年是我进步最快的两年，超过了之前的十年，对我之后的习武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恩师除了习武授徒，还笔耕不辍，一生编写了武术参考资料14册，挖掘整理传统武术套路60余套，平均不到两年一套，为传统武术套路的弘扬和中国武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。我的书橱里至今还珍藏着他编著的《中国形意拳》和当时还没有付印的《游龙八卦掌》草稿本复印件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常常拿出来摩挲研习，感觉像恩师就在身边一样。

恩师经常教导我们要做武德高尚的人，不要好勇斗狠，不要

与人争高低，武术是用来强身健体、防身自卫的，不能恃强凌弱、惹是生非，恩师一生也是这么做的。在武林界无论什么时候，和谁提起他的名字，都是一片称赞，从未听过诋毁之言。

恩师一生带过多少弟子，生前恐怕连他也说不清，如今早已遍布全省全国各地，出自他门下的知名弟子，我了解的就有螳螂拳大师于海、双手剑大师于承惠（已故）、山师武术系主任、山东武协主席姜周存教授等，目前还有很多依然活跃在武术界和武术教学一线。我只是恩师众多弟子中的微不足道者，但恩师对我却终身仰之弥高，是我心中永远的泰山北斗，能成为他的弟子是我终身的福气和骄傲。

2004年恩师94岁高龄仙逝，我没有得到讯息未能前去送行，一直非常遗憾和难过，后来姜周存老师安慰我说，学生太多，通知不过来，也觉得你太远……今天我用这篇短文回忆跟从恩师习武的那段日子，默默地在心底怀念他，也算弥补了我心中的一点缺憾。

祝恩师在天堂里健康快乐，武艺精进，依然能够桃李芬芳。

爱上微写作

□ 刘希

这些年我养成了一个习惯，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，就是打开电脑，写上一千字左右的文字，或心情感受，或随笔感悟，或亲情记事，字虽不多，但都是我内心最想记录下来的东西，我把这种写作称之为“微写作”。得知我持之以恒坚持了三年，我的朋友都很惊讶，她们说写作是件很苦的差事，怎么就乐此不疲地坚持下来呢？

可我想说，微写作并不苦，写作是灵魂跟内心的交流，是情感的流露，也是不良情绪的宣泄。写作的时候，指尖的字就像一条小溪，温柔地流淌着。心情好的时候进行微写作，对家，对朋友，对社会的感恩之心越来越浓。心情不好的时候进行微写作，所有不快的情绪也像一条小溪，渐渐流远了，整个人就会轻松起来。觉得事也不过如此，或者事已至此，该接受就勇敢接受吧。

微写作都是写自己想写的事，自己感兴趣的事，与写公文材料上有着本质上的区别，微写作是主动

的，快乐的，积极的，可以写得如行云如水，天马行空，不拘一格，写公文是被动的，有条条框框的限制，有清晰明朗的格式。微写作与写长篇小说也有本质上的区别，微写作短小精悍，情节简单，语言简练，长篇小说气势庞大，人物结构复杂，情节曲折动人，微写作与这样的大工程来比较，更能让人放松，没有压力，而且，很容易产生成就感。

微写作更适合早上起来写。清晨六点，天刚微明，起床推开窗户，一缕清新的空气飘进屋子，顿觉心旷神怡。这样的时光，头脑异常清醒，思维异常灵活，灵感像源源不断的泉水涌入，不写点东西实在是辜负了这样的美好时光。在打开电脑之后，从指尖流出来的字，就情不自禁地布满了屏幕。心里所念，手上所写，合二为一，和谐统一。

我的一个朋友，每天都在微博里发表一段内心独白，有对家庭经济计划的分享，有育儿经验的分享，有美

食的烹饪方法，也有对家人的爱，还有对命运的感恩。她每天雷打不动早上八点更新，不管多忙多累都要及时发布，我问她每天早上更新微博会不会成为她生活的负担？她回答我说：“不会呀。我很享受这样的事，我很快乐。”

她的这种写作也是微写作。爱上微写作的人，是幸福的人。因为微写作带给人的快乐与满足，骄傲与自信，那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。微写作，就像一个远

游的浪子回到久别的故乡，温暖、快乐，内心充满了欣喜与希望，爱上微写作，那是一件很幸运而幸福的事。



3

枣庄作家作品·连载

榴花

王庆利

“就是就是。”从谢府家出来的几个人附和着，要撵牟亚东走。但他哪肯善罢甘休，左冲右突地，还要抢小小猪，把小小猪吓得哇哇大哭。这时，一直站在旁边的果果打了牟亚东两下子，让他快滚，正在气头上的牟亚东一下子将果果推倒，果果坐在地上也抹着眼睛哭起来。

啪！榴花冷不防打了牟亚东一耳光，然后将果果扶起来，指着牟亚东的鼻子骂：“你个没老没少、不务正业的东西，害死了我妹妹，现在还有脸要孩子。”

“榴叶自己想不开，是她自己寻死的，与我有关系？”牟亚东说，“再说，我的孩子我有权利要回来。”

“你的孩子？你有权利？”榴花冷笑了两声，“你个只顾自己吃喝享乐的自私鬼，就不配有家，你拍着胸脯说，孩子从小到大，你问过他的什么事……”

牟亚东正要说什么，突然看见果果向西边跑去，边跑边喊：“二哥快来，有人要抢小小猪。”

大伙顺着果果跑过去的方向看，原来是谢鹏与比尔，他俩边说话边朝这边走来。听见果果的呼叫，谢鹏赶紧向这边奔跑。牟亚东见势，瞪了小小猪两眼，又用手点了点榴花的鼻子，说，“好，咱走着瞧。”然后，向东边逃跑了。

谢家正堂。

比尔与谢开来的夫人向玉清正在说话，玉清正诉说自己愿望，问什么时候领洗的事，比尔说不要急，重要的是先认识天主，认识他的爱，认识教会的道理。比尔还说，等她有了一定的认识后，还要让她帮着发展会员，帮着布道。正说着话呢，屋里一阵黑，比尔和向玉清抬头一看，是谢伟站在在堂屋门口。

谢伟面无表情地站在那儿，瞅瞅比尔，又瞅瞅向玉清，然后，东倒西歪地走过来。走到八仙桌前，端起玉清面前的茶杯，喝了一口。

从谢伟身上，比尔闻到了让

人难忍的酒臭味，赶紧用手在脸上挥了挥。比尔的行为让谢伟很不高兴，他呸地一口，将刚喝到嘴里的茶水，吐到了比尔的身上。比尔一下子跳起来，掏出手帕擦拭着，边盯着谢伟说，“你，你，你太过分了，谢家的人不应该是这个教养。”

“我过分？”谢伟硬着舌头，说，“你不在你们国家呆着，不远万里跑到我们中国来，吃我们的，喝我们的，不过分吗，啊？”

向玉清站起来，说，“大伟，你喝多了，回房间休息去吧。”

谢伟转过身来，看了看玉清，说，“看见你假惺惺的样子我就恶心，你气死了我的亲生母亲，篡了她的位，还要在这里充好人。”

玉清的眼睛一下子红了，她忍了忍，没忍住，眼泪还是掉了下来。她拭去了泪，说，“你目无尊长，太放肆了。我与你母亲情同姐妹，你这样说太没有良心了。”

“情同姐妹？真是天大的笑话。”谢伟张开双手，说，“你凭

着年轻漂亮，赢得了父亲的宠爱，把我母亲活活气死，还说我没有良心？”

玉清哆嗦着嘴唇，说，“你母亲当年是得了不治之症，这大家都知道，明明白白，怎么能说是我气死的？”

谢伟依然不依不饶，瞪着血红的眼睛说，“我母亲死了，你就可以胡作非为了，把你表妹榴花留家里，还带来了两个不明身份的孩子。可你知不知道，她现在把那个姓牟的流氓也招来了，那个流氓与游击队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，日本人很快就会找上门来的，谢家从此就不得安生了，你知不知道？”谢伟叫喊着，顺手一拨，摔了桌上的茶杯。

向玉清愣在那儿，看着面孔极度变形的谢伟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

是的，牟亚东来抢小小的猪的事，已让谢家上上下下翻开了锅。牟亚东是干什么的，小小猪到底又是谁的儿子，引起了大家五花八门的猜测。这不，在西厢

房里，谢鹏也在追究这个问题。面对谢家二少爷的疑问，榴花不得不说出实情。

三年前，榴花的丈夫台有功在给前线部队送补给时，掉到河里淹死了。祸不单行，此时，他们的孩子也得了重病，虽然也找郎中看了，但最后还是没能保住他的命。在一个月连失去了两位亲人，榴花失去了对生活的一切希望，正在她欲寻短见时，是小小猪给了她继续活下去的信心。榴花说，小小猪确实不是自己亲生的，是她妹妹榴叶和妹妹牟亚东的孩子。牟亚东原先曾参加过运河支队，由于平时好吃懒做，时不时地还做些偷鸡摸狗的丑事，运河支队怕因此坏了名声，把他给开除了。这样他更加没有了管束，有家也不回，还在外边找了个相好的，成天领着那个女人招摇过市。榴叶是个爱面子的人，受不了被乡邻戳脊梁骨，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里竟然投了蟠龙河。